



良朋凋索为哪般

余昌民

这两期的《文汇读书周报》放出了不祥的消息，头一次没看懂，第二次才明白明年起改为“随《文汇报》发行”，意思是想继续看就去订《文汇报》，否则只有忍住，就此诀别了吧！

十多年前我特意做了一番比较，选择订阅过《文汇报》，我不是上海人，与其话事环境又有一千公里之遥，冲的是它版面干净没广告，“笔会”副刊高雅，整版讲座富含新知识。同一“旗”下的《报》与《读书周报》是何关系不甚了了，从“小报”惨淡经营的自述来看（见读书周报《致本报读者的一封信》），至少“母报”没有把它太当一回事。“小报”清新可读，我尤爱它的书评与书讯，间或也会有分量不凡的文字，当年毛泽东对鲁迅发的冷峻之语（黄宗英的见证），激得我一怔，就是“小报”刊登的。三十年耕耘，作者赫赫，

订户五万，其影响之深不说也罢，其情感之浓，“母报”有没有念及分毫？

我订有两种读书报：《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一北一南，一大一小，借以淘出工夫扎实的新书、最善最美的版本。晋人阮孚喜欢做木屐，他专注地给木屐上蜡，一面神色闲畅地感叹：“未知一生当著几量屐（不知一生又能穿几双木屐呢）。”再爱读书的人竭其一生又能读多少呢？所以每星期有这两份报，足以充饥，其他海量的时鲜，不读也罢，偶尔标题过眼而已。

此刻叹惋的心情，十多年前也曾有过，那时广州天河书城好似读书人的殿堂，只要过广州，我总要去那里流连半日，我发现有一份免费的《读书人报》（广东省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办），文章有料，插图隽美，便每次记住去取。不料2000年2月该报“根据上级指

示”，以三岁幼龄与世辞别了。编辑部的停刊启事浸满伤感：“在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物欲横流、权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曾真诚地想为读书人守一方净土，但真诚在财富与权力面前永远是软弱无力的，我们没有能力守住一方净土，为此我们深感遗憾。”他们只好寄希望于信念：“在印刷术的故乡，读书人必将守住一块精神家园。”

如今国力又非昔比，APEC炫得国人失声傻笑，而我们的文汇读书周报的编辑们在《一封信》的绝笔里吐露不满与忧伤：

**尊敬的读者、作者朋友们，
无论明年我们是否相见，我们都会永远记着你们，是你们让我们懂得应该如何办报、如何坚守——你们才是我们真正的同道，《文汇读书周报》永远的骄傲!!**

路漫漫依然修远，但我们

相信，纵然世上万事万物有生必有一死，但就人类而言，“读书”却一定长存；而且，绝不是徒有其名的“读书”。

家人见我不欢，宽解我说：“订不上报纸了，看电子版呗。互联网、数字阅读这么发达，以后谁还买书订报哇！”

说起互联网，本人如今三台电脑伺候，一族苹果伴身，不谓体验不深，在搜寻资料、修补记忆、联络问学方面它的确神乎其技，带给写作与事务的方便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若论阅读，并不存在替代的悬疑，因为几乎像取消方块字那样幼稚荒唐。

博尔赫斯说：“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信了——幸好不会是电子读物商店的模样。

“倔老头”董桥留恋的是纸质书的温润与亲切：

都说电子书快代替纸本书了，我不信。胡适之对张爱玲

说：“你要看书可以到哥伦比亚图书馆去，那儿书很多。”用不着真去都闻得到书香了。我不敢想象胡先生说“你要看书可以按计算机，那里头书很多”！那是胡先生穿长袍跟不穿长袍的分别。我在台北见到的胡先生是穿着长袍的胡先生，轻松，潇洒，长袖子一挥几乎看得到他手上卷着一册线装书临风低吟的神情，那时候他是“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身西装当上驻美大使那几年胡先生多委屈，多倒霉。我情愿一页一页读完一干部纸本书也不情愿指挥鼠标滑来滑去浏览一万本电子数据。荧屏上扫出一页页电子书我也试过，冷冰冰没有纸感没有纸香没有纸声，扫得出大学问扫不出小情趣，感觉仿佛跟镶在镜框里的珉俐彩照亲吻。旧派人应该做些旧派事才合适。（《自描》总序，2010）

他还轻舒柔毫写下一种微

妙心情：

毛姆坐在书房里抽雪茄皱起眉头说他看书看老了也看累了，远远瞄着一排排的书脊只想偷笑：“都安好，心里踏实！”

其实互联网变出的是浩繁芜杂的材料，神通颇像宝葫芦的精灵和神灯里的魔怪，费很大的牛劲，徒劳空返的时候有之，真假莫辨、信伪为真的时候也有之。

自认为不浅薄、为“碎片化阅读”辩护的柳森（文在后）有一句形象的话：“不知哪盘才是自己的菜”，恰恰点中了互联网阅读的软肋。当你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心中有菜谱、四处寻找原料的时候，互联网才是一个好东西，而这样的基础，往往是博览深研纸质书才能打下的。

我想对柳君说：只读电子书、不读纸质书的人，算不得真正的读书人。❏